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 
第七十二回 馳家信敗露機關 扮相士貪緣妙計

緘書星夜赴家山，搜寶關心莫等閒。漫說深藏最高著，真機敗露信愚頑。

那張居正退朝回府，坐在書房暗想道：「海瑞今日這本倒也好笑，諄旨著陳三枚、周元表到荊州我家搜寶。他做了三朝的官，頗稱能乾，為何今日動起這本，想是運倒了。我想欽差在路行得慢，我這裡修一封家書，差一個善走之人，回家通信，叫將國寶收藏；及欽差到時，早已無影無蹤。那時我奏他誣謗大臣，怕不治一個大罪？」想定主意，即忙修好書信，叫過家丁張惡，吩咐道：「我有緊急家書一封，賞你白銀三十兩，你要連夜趕至家中，呈與太太。若有遲延，取罪不小。」張惡應道：「小人曉得。」接了書信、銀兩，連夜往荊州而來。

且講海爺請出杜爺道：「元老，你這家中，可有能乾的家丁，叫一個來。」杜爺道：「老師要他何用？」海爺道：「我要差他連夜趕到荊州，送一封書信與孫理刑的。」杜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有一家人名叫陳貴，作事能乾，又能日行七百里，可叫他去。」海爺道：「如此極妙，速速叫來。」杜爺叫過陳貴。海爺修好書信，向杜爺借出白銀二十兩，付與陳貴，吩咐道：「張府亦必有人趕信回家，你若能先到刑衙門，回來重重賞你。」陳貴領命，書信、銀兩結束停當，別了家主，即刻起行。

張居正父子一日在書房閒坐，只見門公進稟道：「啟上太師：家中太太差人下書，在外伺候。」太師道：「叫他進來！」

差人進入書房，跪下道：「太師爺在上，小人叩頭。」太師道：「起來，太太在家好麼？」差人道：「太太在家納福。有一封書信送上太師爺。」太師吩咐下去，給他酒飯。將書拆開一看，怒氣沖天：「哎嚇！可惱！可惱！」狀元一見，連忙問道：「母親書中寫的什麼來？」太師道：「嚇！我兒，可恨荊州廳孫成，他依著妻舅徐千歲的勢，把你三弟拿下牢獄。你母親著急，要我這裡救援。」狀元兄弟二人聽了，連叫三聲「爹爹」：「要放出主意來。據孩兒愚見，不如反了荊州府，把孫成狗頭殺了，方出這口惡氣。」太師道：「這使不得！」狀元道：「這既使不得，傳一道假旨，拿孫成斬首，亦可報得此仇。」太師道：「亦使不得！」二人道：「這又使不得，那又使不得，難道由三弟憑他凌辱麼？」太師道：「且看機會。」

再講荊州四府孫成一日常理事，忽見外面一人，騎在馬上飛奔簷前，滾下馬來，倒在地下。孫爺忙問何人。那人歇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我是京中來的。」孫爺道：「來此何干？」那人道：「要迴避衙役，方敢說出。」孫爺會意，叫衙役盡行退出，方問道：「你如何睡在地下？想是路上身體倦乏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是。」孫爺道：「如今衙役已退，四處無人，你到此何事，快快說來！」那人道：「小人陳貴，奉海大人之命，送書與老爺的。」孫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將書信拿來。」那人便向皮袋中取出書信呈上。孫爺拆開一看，知了來意，便叫陳貴道：「你在此衙內安息幾日，打發你回去。」陳貴道：「是。」

孫爺叫門子傳幾個皂快進來，皂快入內，叩頭畢，孫爺道：「你們班內伙計，有力大會拳棒的，挑選幾個來。」衙役道：「小人奉公守法，並無有會拳棒的。」孫爺道：「嚇，本廳不是訪拿你們，是有要事差遣他們，不必動疑。」眾人議了一會，挑出二十名會拳棍的進去。孫爺又在家丁內選幾個，一同叫進私衙，賜他酒食。吩咐道：「不日內京中張太師必有差人回家，你們分一半在相府前後查探，一半在相府左右查探，遇有生面說京腔的，不論多寡，盡把密密拿來，不許放出一個，又不許傳揚。事成重重賞你。」眾人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孫爺道：「且慢！」

還有一說，你們趁未開城時，就去打聽，晚上要等閉城門後回家。切要！切要！不可有誤！」

那衙役並家人領了言語，在相府左右前後查了二日，並無生面京腔之人。剛剛守到三日，遠遠見了一個大漢，騎一匹快馬，如飛奔到相府門前。眾人一齊觀看，見那人威風凜凜，汗流滿面，眾人道：「一定是了。」一個道：「且問他一聲，然後動手未遲。」眾人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就有兩個皂快走上前問道：「馬上的大叔，可是京中來的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！」皂快又問道：「可是相爺差來送書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皂快道：「拿了！」眾人走上前把那人拖下馬來，拉拉扯扯到刑廳衙門。那人大喝道：「你這狗頭！拿我做什麼？」眾人道：「連我也不知，你自己問我本廳便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已至堂下。

孫爺正在堂上審事，皂快稟道：「啟老爺：京都來的差人拿到！」孫爺大喜，道：「帶進來！」皂快把那人推下階下，那人大模大樣，在堂下踱來踱去，立而不跪。孫爺喝道：「怎麼見了本廳不跪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正要問你官兒，我又不犯法，拿我何事？」孫爺喝道：「你這狗頭！硬頭硬腦，見本廳這等放肆。你既不跪，左右，取大板過來！」衙役答應一聲，取過大板。那人見不是勢頭，只得跪在地下。

孫爺喝道：「你這狗頭好大膽！你偷了某鄉宦家若干金銀首飾，本廳差人到處緝捕。你一向躲在何處？速速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那人聽了大驚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不是賊，並未偷人財物。小人是京都人，叫做張惡，一向在相府伺候太師的。大爺若不信，現有太師書信一封，叫小人趕快送與太太開拆的。」

孫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取書上來！」張惡忙把書呈上。孫爺拆開來書看。張惡道：「這是太師爺家信，開不得的。」孫爺道：「怎麼開不得？」看完了書信，便叫左右將鏈子把張惡鎖了。張惡急得只管磕頭：「求老爺放我回去。」孫爺只看不聽見，立起身來，叫掩門退入後堂，重賞那些皂快、家丁。心中暗想：「海剛峰正直、老練、能乾，但不知欽差何日方到？」便叫心腹家丁出去暗打聽不提。

那周元表、陳三枚二位差官在路商議道：「我二人承海大人保舉，往荊州搜寶，但要搜著才好，不要被張家做了手腳，有負海大人之托。」二人一路行來，時刻打聽。一日，陳爺問家人道：「此處離荊州還有多少路？」家人道：「只有百多里了。」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叫船家住船。」便向周爺道：「週年兄，我們去搜寶，還是怎樣搜法？」周元表道：「但憑年兄高見。」陳三枚道：「相府房屋甚多，不知他存在那裡。倘然搜他不著，便不妙了。小弟幼年學麻衣相法，頗知相命風水。今假作相命先生，往荊州打聽消息如何？」周元表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

陳三枚命取布一幅，上寫「麻衣相法」，換了衣裳，扮作江湖遊客，叫只小船。又對元表道：「你且停泊這裡，船頭收起虎牌、旗槍，吩咐手下人不可吐露風聲。」元表應道：「是！」

陳爺叫船搖到岸邊上岸，吩咐隨身家人道：「我先往打探國寶。你見我進了相府，你便下船，明日再來打聽我的消息。」

如今隨我而行。若要吃東西，各自去買。三日後，我若沒有響動，你即往大船報與周爺，會同荊州四府孫爺，竟往張家搜寶。若是不見我，即著張嗣修身上要人。」二人應道：「曉得！」

三人行行止止，入了荊州府內。東觀西望，只見那邊一個大酒樓，許多人在那裡出出入入。陳爺也進去，店中只見坐客滿堂。孫爺也揀一小桌坐下，輕輕吩咐家人：「你到外邊自己買吃。」二人去了。那酒樓走堂的便走來問道：「先生吃什麼酒？」陳爺道：「只要好菜二味，美酒一壺是了。」走堂立刻拿到，陳爺自斟自酌。

少停，吃酒的人都去了，只剩隔桌兩個老人。那老者見相面先生一人自飲，冷冷清清，便說道：「先生獨酌麼？何不我們合作一桌，同飲如何？」陳爺正要探聽張家之事，便應道：「如此極妙。」即將自己酒肴移在桌上，與老者同飲。飲不多時，老者問道：「先生貴處？」陳爺答道：「江西。」老者道：「幾時到的？」陳爺道：「昨日才到。」老者道：「煩先生與我們看看如何？」陳爺道：「使得，請左手一觀。」老者即舒出左手。陳爺相了一會，道：「尊相幼年運氣不通，令堂面上有刑克，獨成家，早年勞苦不消說了。到了五十三歲，才得享福，後來衣祿無虧。」說得老者十分快活，稱贊道：「果然相得好。」

陳爺又把那一個老者左手一看，道：「這位老丈自幼蒙父兄福庇，衣祿豐足，刻下又行年運，主有大吉。」說得老者二人十分喜歡，道：「先生果然神相！我們要酬些相金，尤恐見慢，今日酌酒資，算我們的賬吧。」陳爺道：「多謝了。」

正言之間，只見一人蹣跚將進來，老者慌忙起身，那人不回禮，直入裡而去。陳爺問道：「老者，這是何人，如此大樣？」

老者道：「輕聲！這是張府總管。他在本處作惡多端。近來四府刑廳與他作對，他假作窮居，在此開店。」陳爺道：「他既懼怕刑廳，就該遷移別處，不該在此開店。」兩個老者道：「先生有所不知。他田地甚廣，又放債刻剝，那肯搬移別處！」陳爺道：「他有幾個兒子？」老者道：「他現有一房妻子，舊年又娶一個妾，並無子女。」陳爺道：「有多少年紀？」老者道：「六十一歲。先生！嚇，我細細告訴你：你去相他，相得准，包管有些油水。」陳爺道：「但不知他的出身如何？」老者道：「他七歲賣到張府，後來長大敢為，十分能乾。相爺喜歡他，叫他做了總管，在家料理業產。又與他弄個副總管，付在身，他怕朝中忠臣作對，不敢上京謀缺，只在家中管理。」陳爺道：「多謝老丈指教！」老者道：「先生再請幾杯。」陳爺道：「好了。」老者叫走堂的過來，算了酒錢，便對櫃上掌櫃的說：「這位先生相法極精，真是柳莊再世！相我二人，句句不差分毫。」

二人在外言訖，早已被總管張能聽見，便叫先生請進奉茶，陳爺進內坐下，把張能仔細一看，假作吃驚之狀，道：「這位太爺，好相貌！」張能滿心歡喜，道：「乞先生細看，直言無怪。」陳爺道：「嚇，尊相是一位貴相，只有一言得罪，休要見怪。」張能道：「豈敢？請教。」陳爺道：「細看貴相，幼年尊堂早逝，無依無靠，得貴人抬舉，離祖成家。若論早年生子難招，目下雖有小星，總之不能收成。舊年該見喜發財，來歲自有貴子。這才是大人的後代。」張能道：「我年紀多了，恐不能生育。」陳爺道：「命中所定，該有貴子，何怕年紀多？但目下該有小小驚恐，而大事無妨，日後封君穩穩。」說得張能心花都開起來，即說道：「先生好神相！實不相瞞，我是相府一個總管，副總之職分。只為四府刑廳與相府相對。我故此假作買賣營生。我府中四公子。也曾吩咐我，請相士相面，並看風水。」

難得先生如此神相，先生你在此坐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張能忙往張府，到書房見了四爺道：「啟上四爺：有一個半仙相士，在小人店內。」四爺吩咐：「請來！」張能忙往店中，對陳爺道：「我家四爺要請先生相面，若相得准，不但發財，還有發跡。但有一句話叮囑你，不可漏泄。我家四爺一心要做皇帝，先生你要奉承他幾句。」陳爺道：「領教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相府。引進書房，張能先進去通報。四爺吩咐：「請進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